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六十八回 溯風水中年才養子 欠租米流弊屬家丁

卻說石時回到家裡，已是晚膳過後。漱芳正在他母親金氏房裡。因便進去給金氏請了晚安。和漱芳彼此問好。漱芳因道：「弟弟你回來得正好，剛母親說要問你自己呢。」石時問道：「什麼事要問我？」金氏道：「剛你姊姊來說，你丈人昨兒去找珍爺，說陸太太有病，打算回家去過年。問咱們家怎麼個意思。若是年內完姻，是最好的事。否則，便要明年春上再說。今兒珍爺特地教你姊姊回來問我。我意思你現在正替你母舅在那裡管帳，年近歲邊，正是忙不了的時候，不如明年春上的好。你瞧怎麼樣？」石時笑道：「姊姊也太聰明了些。年日無幾，便不替秦府裡管帳去，誰也有這門子空閒工夫，百忙裡來趕辦喜事？不接口的回復了，也值得來請問母親，還教母親來問我呢。」漱芳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母親一個兒在家裡，怪冷清清的。菊儂又不來，素秋又往蘇州去了，我又不能夠常常回來。早把嫂子娶了過來，早養下個姪兒子，給母親熱鬧熱鬧，豈不是好？」金氏道：「漱兒，你講起來，我真好氣呢。自你嫁過秦府裡去，我便指望著抱外孫子。怎麼說到如今四個年頭了，還教我眼巴巴的盼不到來，虧你還來我面前說嘴呢。」漱芳笑笑不語，半晌道：「這個要怪他們秦府裡頭的風水。」金氏道：「你這話我又不懂。」漱芳道：「我聽大嫂子說，當初文老爺也是二十歲上成的親，直到三十四歲上，方才養下咱們爺來。自養了這一胎之後，卻便一路順風，兩年一個的添上四位姐兒。便是政老爺，聽說打二十二歲上娶了那位俞夫人，過了十年，也不曾有過一男半女，及至三十三歲上，續娶了這個柳夫人，卻又過上了十三年工夫，才養下一個寶弟弟來。可不是秦府裡祖墳風水，發蔭得遲的緣故。所以婉妹妹和軟玉、蕊珠，打今年三月裡成親下來，也沒得一星兒影子。便是那眉仙妹妹，也是八月裡成親的，若要有時，也該有點兒影響。怎麼說連收房的幾個大丫頭也都毫無消息呢。他們有著三妻四妾的，還是這樣冷冷清清地，可難怪我一個兒了。」金氏笑道：「誰教你一個兒，放著翠兒這麼大的丫頭，也不教你爺收在房裡？」漱芳冷笑了笑，本待講一句話，卻因石時在旁，便縮住了嘴，半晌不語。

金氏見漱芳要講出氣來了，因便拿別的話和石時搭訕道：「今年秦府裡的租收的還好嗎？」石時搖首道：「年成呢，斷沒有收不起的道理。並且秦府的聲勢，誰敢欠下一顆半粒來討官司吃？不過收租的那些家人們舞著弊，再也教你查不清來。可也沒辦法了。」漱芳聽了這話，因道：「這還了得！誰在那裡舞弊，你既然知道，就該開出個名單兒來，回過老爺，狠狠的辦幾個才好。」石時笑道：「你真會打官話。你要辦，也不用我開名單，從總管張壽起，一個兒也除不了。」漱芳道：「這話又講的太過了些，總共派出去收租的，也不過三十幾名罷了，怎麼說個個該辦？」石時道：「便依你，把這三十幾名辦了。明兒換一班人收去。那第二班人便和第一班的去接洽了，通同作弊。少不得仍舊要辦。並且，辦人也不是沒個憑據胡亂辦得的。你要辦時，必定先要派人去查，去查的只要分到些好處，查出了也說查不出來。除非咱們親自查去，但是那些佃戶也不敢實說。終究仍是個查不出。」漱芳道：「那個佃戶欠租，不是要官追的嗎？他為什麼要自討苦吃，完了說不完？」石時道：「這有個緣故。譬如一個佃戶，該派今年還一百擔租。我是收租的，准你欠五十擔，到明年冬季上總完，卻先把加一或二分的一年利息向他收了來自己受用。你做佃戶的，自然沒有不肯的道理。苦說真的欠了租，官追去呢，那個舞弊更舞的厲害。譬如佃戶欠上多少擔租，咱們府裡總教家丁出面，往衙門裡告追去。那時原告便是這個家丁。他卻一面告了衙門，一面便去找那佃戶，講好討禮替他包圓。只要自己得到多少錢，便教他一個法子，一面挺下不繳，一面拿張發押的堂諭回來銷差。過上十天半月，就封印了。咱們府裡也就沒奈何他。變做了一件蹊案。那面卻早給他想個法子，保了出去。對帳房裡只說換了佃戶，其實不過改了名氏，依舊給他承種，卻又可以弄上好幾個錢。所以這種弊端，幾乎成了個習慣。你想秦府上的租，可還收得足嗎？要是每年能夠收上四五成來，還算是這班爺們的天良呢。」金氏笑道：「那到不如咱們家田產少的，每年內佃戶送上門來的，乾淨多了。」漱芳不禁慨然。正是：

豈無鬼瞰高明室，大有人開方便門。